

- 精选多幅珍稀古代插画
- 深度解读经典国学启蒙读本
- 集阅读、鉴赏、收藏于一身
- 打造与众不同的视读盛宴
- 让孩子与经典同行 与圣人为伍

宋词

汇集丰富中国元素·解读经典启蒙读本



中国人口出版社
China Popu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格格不入

巫哲◎著

G E G E B U R U

上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格不入 / 巫哲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552-3500-2

I. ①格… II. ①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8225号

书 名 格格不入

著 者 巫 哲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

特约编辑 崔 悦

版式设计 李红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7.5

字 数 5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3500-2

定 价 59.8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目录 上

第一章	西边捡来的项西	001
第二章	失足少年	039
第三章	信得过的人	082
第四章	挣扎	130
第五章	向上生长	181
第六章	客官来碗杂豆粥吗	236



目录 

第七章	我叫项西	293
第八章	向阳	358
第九章	约法三章	397
第十章	光明从这里开始	450
第十一章	我看到光	508
番外一		571
番外二		578
番外三		585

第一章 西边捡来的项西

程博衍看了看墙上的钟，五点半。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隔着窗能看到光秃秃的树枝，被北风吹得就跟要向天再借五百年似的摇晃着。

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雪，看这样子，估计今儿晚上就要下了。

隔壁诊室的刘大夫正半吼着跟一个耳背的病人说话，说了一天话，这会儿再吼一阵，嗓子听着都像是要劈了。

程博衍飞快地拿过一片润喉糖塞进嘴里，叫进了下一个病人。

一个大妈被扶进来坐下了，一条腿不能着地，哎哟哎哟叫唤着，脸上的表情挺痛苦。

她坐下之后盯着程博衍看了一会儿，在程博衍开口问她之前抢着说了一句：“隔壁那个年纪大些的大夫有空吗？我能不能让他看？”

“他那边也有病人啊，您要挑医生得在预约的时候挑，”程博衍笑了笑，“您是伤着腿了？”

“约不上啊，我也不能提前几天就知道自己腿要断啊！”大妈指了指自己的腿，“不能换个大夫吗，我年纪大了，也断不了几回了，年纪大点儿的大夫经验足点儿不是吗？”

程博衍有些无奈：“我先给您看看好吗？您别再耽误了病情。”

大妈瞅了瞅程博衍，大概是疼得难受，没再多说什么，只是说：“那小伙子你给我好好接上。”

“大妈，”程博衍从椅子上起来，蹲到了大妈跟前，“是小腿疼？”

“是呢，”大妈拧着眉，“你说神不神，我就看个电视，愣是把腿给看折了！这叫什么事！”

“怎么看的？”程博衍愣了愣，是挺神的，他伸手想轻轻把大妈的裤腿推上去看看，但大妈穿得多，没成功。

“我就把腿搭茶几上，看完中央一台那个《今日说法》，我想着睡一会儿再出去买菜吧，家里没菜了，得去买，做好了再伺候那几个吃货……”

“大妈，”程博衍不得不打断她的话，“睡一会儿，然后呢？”

“然后？没然后啦，我一抬腿，”大妈说着往桌上拍了一巴掌，“咔嚓！腿折了！沾不了地了！等着我姑娘回家就送我过来了。唉，疼死我了，大夫你快给我接上。”

程博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跟陪在一边的大妈的女儿说了一下，然后开了单子让先拍个片子。

“大夫，你说我这是怎么了？我天天早锻炼还撞树呢，哐哐的，怎么抬个腿就能折了？你见过我这样的吗？这得是独一份了吧？”大妈很不理解自己的情况。

“年纪大了，骨质疏松，您这也不是太少见。”程博衍笑笑，低头飞快地开了单子，“上午还有个大姐起床翻个身把大腿给翻折了呢。不过您平时得注意，那个撞树……还哐哐的，就别撞了，拿这个去拍个片子，给您加急了。”

大妈的片子出来之前程博衍看完了最后几个病人，已经到了下班的点，他看了看时间，今天说好了去奶奶家吃饭，估计这会儿饭都快做好了。

他只能抽时间飞快地给老妈发了条短信说要晚点儿。

好在这个时间拍片的人不多，大妈加急的片子出来了，程博衍看了看片子，骨折的情况不算太严重，做个外固定就可以了。

“大夫，”大妈坐在治疗室里看着程博衍，“耽误你下班了吧？”

“没事，您这儿弄好我就下班了。”程博衍看了看她，“我得给您……”

“我知道我知道，你等我脱了。”大妈立马一招手，她女儿过来帮着她把一条裤腿给脱了下来，“我要知道看个电视能看骨折了，肯定不穿这条细腿裤子。”

大妈话很多，程博衍沉默着给她做固定的时候，她一直在提问：“大夫，多大了？”

“快三十了。”程博衍回答。

“哟，那不小了，看不出来，看着也就二八九。”大妈说。

“……是吗？”程博衍笑了笑。

“结婚了没？”大妈又盯着他的脸问。

“没。”程博衍给她把夹板固定上。

“女朋友呢？”大妈很热情地说，“你们这么忙，肯定没工夫谈恋爱吧？”

程博衍怕再说下去大妈该热情地把他的婚姻大事给包办了，于是回答：“有女朋友了。”

“哦……”大妈有些失望地转头瞅着女儿，“那隔壁老陈家那姑娘没戏了，这大夫长得多俊啊。”

“人没女朋友也没老陈家姑娘什么戏啊，”她女儿很无奈，“妈您别瞎问了，多不礼貌，人大夫忙着呢，您别老打岔。”

好容易把大妈给送走了，程博衍松了口气，换了衣服锁好门，快步走出了医院大门。往停车场去的时候他给老妈打了电话：“我现在过去了。”

“嗯，在门口超市买几瓶油。你奶奶还是总吃大油，说她也没用，你给她直接买了

带过来。”老妈在电话里交代。

老妈这个前营养师所到之处都会被清点一遍，奶奶家每次都是重点阵地。

“知道了。”程博衍拉拉衣领，风真大。

北风吹得很急，跟赶着投胎似的从身上刮过去，扫得人脸上生疼。

看样子一会儿要下雪，今天天黑得特别早，还没过六点就已经跟皮影戏似的了，这会儿已经黑透了。

项西靠在墙边，盯着路上偶尔经过的车，北风灌进衣领仿佛要把人吹透了，他心里莫名有点儿发慌。

还有一个月就过年了。

又一年了啊。

“快过年了吧？”一直蹲在他腿边避风的馒头很灵犀地问了一句。

“嗯。”项西应了一声，低头看了一眼他嘴上叼着的烟头，早灭了。

项西伸手一弹，烟头从馒头嘴里飞出去老远。

“还有多久过年啊？”馒头站了起来，缩着脖子，“咱上哪儿转？”

“不知道。”项西拉了拉衣领，转身往背风的方向顺着街走。

“不知道？你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年，还是不知道上哪儿转啊？”馒头一瘸一拐地跟在他身后。

馒头的腿其实瘸得不厉害，好好走路也就略微有点儿颠而已，但他总愿意努力颠得更波折一些。

这样看起来比较惨，馒头说过，被逮着了事主没准一心软就算了。

“都不知道。”项西不是太想说话，一是张嘴就灌风，二是两天没进账，今儿晚上要还是没弄着钱，他就还得在外面晃荡一夜，回去他得让平叔收拾成腊肉。

心情不大明媚。

沿着街走了一段，项西拐了个弯，这片他不是太熟，来得少，再往前就不是平叔的地盘了，上这片容易惹麻烦。

不过今天得冒点儿险，这边居民区都旧，很多没物业，有的连围墙都没有，进出方便。在几栋老旧的居民楼之前转了两圈，都是破电瓶车，没意思。

最后项西在一排杂物间前停下了。

馒头没说话，过去挨着几个门看了看，在其中一扇门前站住，从兜里掏了把钳子出来，两下就把杂物间门上的挂锁给弄开了。

“嘿——”馒头一推开门就挺愉快地低声喊了一嗓子。

里面有辆崭新的电瓶车，不过锁得结实，只能卸电瓶。

项西往两边看了看，又抬头往身后的楼上瞅了瞅，都关门闭户的，看着窗口洒出来

的灯光，项西有种说不上来的失落感。

真矫情。

馒头卸电瓶的技术不如项西，不过项西今天手有伤，还是因为他伤的，他就得担起这活儿来。

就着远处比蜡烛亮不了多少的路灯，项西看着馒头在杂物房门口忽隐忽现的屁股，他动作也忒不利索了，屁股都进退好几个回合了，还没弄完。

又等了十来秒，项西待不住了，准备过去换馒头出来。

现在是饭点，北风又刮得跟死了爹似的那么凄惨，一般来说不会有人出来，但项西不想冒险，他没吃饭，身上冻透了，总觉得万一让人追到，他会边跑边碎一地渣子。

刚往前走了两步，斜后方楼道里传来了脚步声，听着还挺急，不像正常出门的节奏。

“走！”项西没顾得上多想，过去往里一抓，扯着馒头的衣领就往面街那边跑。

“抓贼！”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这一声暴喝中气十足，“抓贼啊！”

项西不用回头，光凭声音就知道，这人肯定敦实，就自己这样的，扑上去十个也不够人抡一胳膊的。

“追！看打不死他！”另一个声音吼了一声，“昨儿没抓着，今天还敢来！”

项西踉跄了一下，居然有俩！

“分开？”馒头狂奔中问了一句。

“等会儿。”项西说着，扭头看了一眼，那俩人手上都拿着家伙。

这不是临时碰上的，这是人家在楼上就看见了，拿着东西追下来的。

听这意思，这破地儿昨天就已经有人扫过一次了。

点儿真背啊！

项西听着身后的馒头一轻一重的脚步声叹了口气。

这几栋楼地势比较高，一楼下面是个大平台，要下几级楼梯才能到平地上。

两人转过楼侧之后，项西猛地慢了下来，回手把馒头往平台下面推了一把，压低声音说：“你一会儿再走。”

馒头跟个麻袋似的被他一把推了下去。

项西扫了一眼，台子不高，但要是蹲着，也能躲过去，他拔腿继续往前跑。

虽然打架和挨揍都不是项西的长项，但跑步是。身后的追兵挺执着地一直追到了外面的街上，终于放弃了。

项西找了个背风的墙角，靠着墙喘了半天，这下也不冷了，身上都出毛毛汗了，就是嗓子眼儿又干又涩的。

“东西都没拿着也追得这么狠！”馒头跟他在街口碰了头，“你没事吧？”

“没事。”项西看了他一眼，估计是被推下去的时候蹭到了地面，馒头脸上一大片灰，

他把手揣进兜里，“走吧。”

“上哪儿？”馒头往地上啐了一口，掏了烟盒出来，瞅了瞅，已经空了，他有些不爽地把空烟盒捏扁了一扔，“有烟吗？”

“没。”项西埋头往前走，“吃点儿东西去。”

“吃东西？不再弄一个吗？今儿回吗？”馒头拍了拍裤腿上的灰，“就这么回去咱俩估计没好日子过。今儿出来的时候我看平叔那脸拉的……哎，我说小展，你最近怎么这么不起劲，以前也不这样，两天都没开张不像你风格……话都没了。”

“抽烟吗？”项西从兜里掏出烟盒递到馒头跟前。

“嘿！”馒头拿了两根出来，一根别到耳朵上，一根点了，“你不说没烟吗？”

“话忒多了，抽根烟歇歇舌头吧。”项西说，“我最近改深沉范儿了，你配合一下行吗？”

小展是平叔给项西起的小名，在捡到他的时候。

裹着他的小被子里有张写着应该是他出生日期和姓氏的纸，平叔按着这个姓给他起了个大名叫项西。

姓项，在西边捡的。

还给他起了个小名，说是大展宏图。

项西没上过学，大展宏图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长大点儿以后隔壁假借算命之名坑蒙拐骗玩女人的假瞎子给他解释了这词，他才明白。

乐了一晚上。

大展宏图？

那也该叫大展啊。

再说就他这样的人能展出什么图来，还宏呢。

“你怎么不吃？”馒头一边吃着盖饭一边瞅了瞅项西。

“不想吃。”项西拿筷子在饭里戳了几下，夹了块肉又放下了。

“是刚灌了风又胃疼了吧？”馒头皱皱眉，“要不换个粥吧，喝粥养胃。”

“没事，吃你的。”项西靠着墙，又不是仙丹，喝一顿就能养上了。

他看着窗外，隔着两层玻璃和上面的哈气，外面本来就昏暗的街景就像鬼片一样，只剩下被晕开的光斑和黑影。

“小展，”馒头低头吃了一會兒，放下了筷子，看着项西，“刚才……谢了，你真够意思。”

项西挑着嘴角笑了笑：“别太投入了，我不是为你。”

馒头没出声，拿起筷子继续吃。

“你跑得太慢，我要拖着你，肯定跑不掉。”项西喝了口热茶，胃里感觉像是有人用钝刀在一下下刮着。

“你这人……你要这么说就这么说吧，”馒头嘿嘿笑了两声，“那你怎么不一块儿

下来躲着，非得把人引开啊？”

“你脑子是不是让滑板鞋摩擦过？”项西叹了口气，手握成拳顶在胃上，“人一转过来看俩人都没了，下一秒就知道肯定躲台子下边呢！就你这样的脑子，二盘能留你到现在也是不易。”

二盘是平叔的拜把兄弟，馒头算是他的人。

馒头一听提到二盘，立马脸色就有些不好看了。

平叔是老大，二盘很多时候都听平叔的，不过这人狠，手黑，馒头的腿就是二盘踹折的，差点儿没废了，馒头怕二盘。

但是就像馒头提起二盘就肝儿颤一样，项西怕平叔。平叔长着一张圆脸，见人就笑，他的狼在里头，项西是跟着他长大的，却也没把他的性子摸透。

“小展，”馒头阴着脸沉默地吃完了面前的饭，“我跟你说不个事。”

“别跟我说，”项西站起来拿上外套转身就要走，“我不想听。”

馒头这表情项西没见过，他知道馒头肯定有挺大的事要说，但他不想知道，馒头的大事，只可能跟二盘、平叔有关，他要知道了，只会让自己惹上麻烦。

“我快憋死了，”馒头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我就想跟人说说话。”

“你现在跟我说了，”项西盯着他的脸，“我回去就会告诉二盘。”

“我要走了。”馒头咬咬牙，把话说了出来，然后松了手，往椅子上一靠，“去跟二盘说吧。”

说了别说还是说了，按项西的脾气下一秒就能上来把他从平板揍成翻盖的。

不过项西没动，还是瞪着他，过了几秒才从齿缝里挤出一句骂人的话。

馒头跟项西不一样，项西几个月被平叔捡回来就一直跟着混到现在，馒头是七八岁的时候才被二盘带回来的。

二盘去南方“出差”时碰上的，馒头刚来的时候项西都听不懂他说的话。

不是拐卖，馒头坚称自己是离家出走，曾经坚定地表示过再也不想回家。

“你是活腻味了吧？”项西坐回了椅子上。

“我受不了了。”馒头咬咬嘴唇，有些激动地撸起袖子，又把裤腿捞起来，在自己的胳膊和腿上一通啪啪地拍，“有多少伤？别说你不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再待下去也得死！”项西眯缝了一下眼睛没说话，谁身上伤都不少，馒头这么多年都没说走，这会儿也不可能是因为这个要走。

“我要回南方。”馒头倒了杯茶喝了两口，“我要回家。”

项西挑了挑眉毛，馒头这句话让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很吃惊，挑起的眉毛差点儿忘了放回原处。

“我知道你不信，要换了我我也不信，我敢自己跑吗，二盘找到我我就得死，而且

我也没钱跑……”馒头的声音很低，说到这里的时候抬眼看着项西，眼睛亮晶晶的，“但是现在我有钱了。”

项西没有说话。

“二盘有三万块放在屋里，我……知道在哪儿。”馒头说。

项西像是被什么东西捅了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抓过外套转身就走了出去。

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项西打算往前去坐地铁。

缩着脖子走了一段，前面的超市里走出来一个人，项西看了一眼，迅速回过头，馒头正在他身后几米的地方一瘸一拐地跟着。

超市里出来的这人一手提着两个袋子，一手拿着手机正打着。

他没有拿包，裤子修身，能看出兜里没东西，钱包在外套内兜里，而因为刚从暖气十足的超市里出来，外套拉链没有拉。

项西冲馒头吹了声口哨。

馒头往前看了一眼，立马明白了，瘸着颠了过来，嘴里喊着：“哎，你等等我啊！走那么快！”

项西回了一句，往那个男人身边快步走过去。

“别跑啊，”馒头跑了过来，跌跌撞撞地往他身上一扑，“喝酒去！”

项西顺着这个劲踉跄着往那男人身上撞过去。

“买了，就在街口超市买的。”程博衍拿着手机跟老妈说，“我一会儿……”

话没说完，就感觉前面有人撞了过来，抬眼还没看清，就被人当胸撞了个结实，他皱了皱眉：“哎！”

“让你别瞎扑！”撞到他的那个人冲另一个喊了一嗓子，又转过头冲他弯了弯身：“对不起啊大哥，不好意思。”

“怎么了？”手机里传出程博衍老妈的声音。

“没什么。”程博衍让过那两个人，继续往前走，“让人撞了一下，我一会儿……等等，妈，我一会儿打给你。”

程博衍挂了电话，往外套内兜里摸了一把。

果然空了。

他回过头，之前撞到他的那俩人已经看不到了。

瘸子也能跑这么快，真是奇迹。

在原地站了几秒钟之后，程博衍拎着东西继续往前走，打了几个电话把银行卡先都挂失了，老妈的电话又打了过来：“怎么了？”

“这就进去了，刚刚……被偷了。”程博衍叹了口气。

“被偷了？”老妈有些吃惊。

“嗯，就刚才。”程博衍又回了一次头，没人。

“身份证又放在钱包里了吧？”老妈叹了口气，“说多少次了，不要把身份证放在钱包里。”

“我错了，”程博衍笑了笑，“今天要用，顺手就放进去了。”

“算了，先过来吧，”老妈没有再多说，“你奶奶都等急了。”

“嗯。”程博衍挂掉电话，把外套拉链拉上了。

项西打开钱包，抽出钱来数了数，四千多。

“捡了一条大鱼。”馒头在一边吸了吸鼻子。

项西把钱都拍在了馒头手上：“都是你的。”

“小展……”馒头愣了愣，没接钱。

项西把钱塞进了馒头的口袋里，转身往前走：“那事别再跟我说，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不要跟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没白交你这个朋友。”馒头的声音突然带上了哽咽。

“谁跟你是朋友了？”项西拧着眉回头瞅他，“别矫情行吗？”

沉默着继续往前走，项西把钱包里剩下的东西清了清，几张银行卡，没什么用，还有张身份证，项西抽出来看了看——程敷衍。

什么破名字！

难得看到身份证上的照片能算得上帅哥的人，项西啧了一声，转过街角的邮局时，把身份证扔进了邮筒里，再把钱包里的卡都扔进了垃圾箱。

钱包一捏就是上好的皮子，而且很新，留着了。

走了两步他又停下了，程敷衍？

还是程博衍啊？

项西没上过学，字都是在牌桌和假瞎子的黄色读物上学的，简单的字他能记得笔画，复杂的字他就只记个形了。

到底是敷衍还是博衍啊？

他转身走向邮筒旁边，扒着邮筒口往里瞅，还伸手往里掏了掏。

“干吗呢你？”馒头在一边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项西绕着邮筒转了两圈，踢了一脚：“算了，走。”

程博衍。

谁会给孩子起个名叫敷衍啊，也太能敷衍了。

因为有了进账，两人是打车回的。

“赵家窑。”项西在后座上报了地址。

司机回头看了他俩好几眼，然后补了一句：“只到路口哦。”

“知道。”项西有些不耐烦地说。

赵家窑是城中村，地盘挺大，藏污纳垢能力出众，是市里最乱的地方，每天各路混混都很敬业地上演着“看老子打不死你”的戏码。

基本每次打车回去，司机都会补上这一句：只到路口。

路口戳着个白色的路牌，上面是街名，下面还有个小蓝牌子，写着三个字：严管街。

车就停在这牌子跟前，项西开了车门跳下车。

牌子是什么时候立的，他不知道，不过这牌子除向众人传达这里很危险之外，似乎也没什么别的作用了。

而且何止这一条街，这儿应该改名叫严管区。

馒头给了车钱，摸摸兜，似乎还想跟项西商量一下兜里那四千多块钱的划分，项西不理他，甩下一句“别动二盘的钱”，就转身往里走了。

赵家窑这一片几乎没有路灯，纵横交错得都快能把满月切成碎渣的各种电线似乎只是摆设，只靠两边看上去绵延不绝的违建里透出的灯光照明，看不清那些街边角影影绰绰的人，偶尔能听到不知道从哪儿传来的叫骂声和冷不丁就一嗓子拔高了八度的哭喊。

就这氛围，甭说走进来了，就光在路口那儿看一眼，都能吓着不少人。

平叔在这片的中心地带带有两栋自建的二层小楼，赵家窑大洼里 17 号，还有些铺面和出租房，都是违建。

项西待了十来年的“家”。

窄小的街道一拐进去就有种越走地势越低的感觉，拉着人一直往下，有些透不过气来。

离 17 号还有十来米时，旁边二楼平台上传来一声短促的尖叫，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吼声：“去你的！”

没等项西抬头，一个瘦小的身影从二楼平台飞了出来，重重地摔在了项西和馒头眼前。

摔在项西和馒头眼前的空中飞人是李慧——二盘媳妇的闺女。

李慧她妈是带着李慧过来跟二盘同居的，她说这是二盘的孩子，不过二盘不认。

十四岁的小姑娘，瘦得跟小猴似的，项西一直觉得风大点儿的时候她蹦一下就能被吹出二里地去。

这些老房子层高都低，李慧这一摔应该是没摔得太厉害，在地上趴了一会儿，她挣扎着站了起来。

馒头往楼上看了一眼，犹豫了两秒钟，伸手扶了一把，李慧有些紧张地往楼上看了看，推开了馒头，低头站到了墙根下。

“哎哟，”二楼平台上传来了二盘的声音，“馒头又怜香惜玉了啊。”

“哥，”馒头像是被吓了一跳，抬起头笑了笑，瘸着跑进了屋里，“哥，我这儿有……”

项西看了李慧一眼，从她身边走过，准备回 17 号。

“小展，”李慧在他身后叫了一声，声音沙哑，低得几乎听不见，“救救我。”
项西脚步没有停顿地进了17号，反手关上了门。

屋里人挺多，平叔的爱好就是喝茶打牌，这会儿正跟几个人坐在客厅里喝茶，项西都认识。平叔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犯罪团伙”，要有的话，这几个都得算是团伙里的主力。

“回啦。”看到他，平叔捏着杯子说了一句，喝茶的动作很慢，一脸享受。

“嗯。”项西低下头，在茶几边站下了。

“真是长大了啊。”平叔放下杯子发出长长一声叹息，“现在空着手也敢往回跑了。”

“这个年是过不去了啊。”平叔又喝了口茶，往沙发上一靠。

屋里的人都没说话，冷眼看着，项西也沉默着。平叔说话一向这样，不像二盘当个小老大当得跟免费打手似的。

平叔说话永远慢条斯理，但项西知道，再不拿钱回来，自己会被收拾得很惨。

“吃饭了没？”平叔问。

“随便吃了点儿。”项西往一楼通后院的走廊那边看了一眼，“今天胃疼。”

“又胃疼，你这胃怎么回事？”平叔皱皱眉，“厨房里还有点儿热汤，你去喝点儿。”

“哦。”项西进了厨房，喝了一碗汤。

其实他现在没什么胃口，但这汤必须喝，平叔让喝他就得喝。

喝完汤，他顺着走廊到了后院，吹了声口哨。

所谓的后院并不是个院子，只是一排自建楼各自开的一溜后门，离墙一米距离的一条通道，长、黑、脏。

口哨吹过之后，他听到了二盘的咒骂声，骂的是馒头。

他又吹了声口哨，这口哨是在叫狗。

项西养了条狗，确切地说不是他养的，这狗不知道是谁家的，入秋的时候跑进了大洼里，在垃圾筒里翻吃的。

项西看着可怜，就喂了点儿东西，打那天起狗就一直在这片转，项西没给它起名字，只是一吹口哨，狗就会跑过来。

今天三声口哨吹完，没看到狗欢蹦着的身影。

他转回了屋里，走到平叔身边：“叔，狗呢？”

平叔拿着茶壶看了他一眼，屋外传来一声惨叫，馒头被二盘打到了门外。

“狗呢？”项西从平叔的眼神里能看出些什么来，但不敢确定，只是执着地又问了一遍，“就那只黄狗，狗呢？”

屋里有人冷笑了一声，声音里透着莫名其妙的幸灾乐祸。

平叔还是没说话，头偏了偏，似乎是在听二盘揍馒头的动静。

项西没再问，转身出了门，两步拦在了正要往馒头肚子上踹过去的二盘面前。

“滚开！”二盘瞪着他。

“我的狗呢？”项西看着他，问了一句。

“谁知道什么狗不狗的，滚！”二盘胳膊一抡，把项西推开了。

“小展……”馒头在身后半蹲半坐地叫了他一声。

“我问你，”项西踉跄了两步，没理馒头，又飞快地拦在了二盘面前，几乎跟他脸对脸，“狗呢？”

“你有病啊！”二盘吼了一声，抬手一拳往项西脸上抡了过来。

项西晃了一下躲开了，在二盘的架势还没收全的时候他扑过去又狠狠地推了二盘一把，也吼了一声：“我的狗呢？！”

二盘大概是被他这份莫名其妙的执着感动了，一把拽着他的胳膊往墙上一抡：“你的狗，老子吃了！”

项西愣住了，肩膀狠狠地撞在墙上带来的疼痛都没顾得上认真体会。

“你说什么！”他猛地转过头瞪着二盘。

“我说你那条破狗老子吃了！炖了一锅！”二盘往地上啐了一口，骂骂咧咧地往馒头跟前走过去：“都是吃闲饭的，养着有什么用！”

二盘抬腿往正往后躲的馒头身上踹过去的时候，项西吼了一声，扑到了他身后，对着他脖子后边一胳膊肘砸了上去：“谁让你吃我的狗了！”

项西知道自己这一扑比拿鸡蛋往石头上磕还任性，二盘跟座塔似的，每次往他身边一站，他都觉得滚滚沙石遮天蔽日。

不过他还是扑上去了，然后在下一秒被二盘抓着胳膊从肩头扔在了地上。

他被摔得有点儿晕，今天就没怎么吃东西，再被这一摔，眼睛都花了，看着馒头的腿都一边长了……

二盘这一摔没解气，过来又往他腿上一脚跺了上去。

项西张了张嘴，没能喊出声。

太疼了，这一瞬间传来的疼痛让他只剩下了倒在地上喘的力气。

二盘还想再来两下，馒头抱住了他的腿，沉默地咬着牙没松劲。

二盘一巴掌甩在他脸上，正要再骂的时候，平叔从17号里走了出来，他看了平叔一眼，停了手。

“烦不烦？”平叔手里端着茶壶，声调不高地说着，“这条街你家的啊？也不嫌丢人，打自己家孩子打这么狠，出息！”

这话说完，平叔冲馒头抬了抬下巴：“扶他进去。”

馒头赶紧过去想把项西拉起来，项西脚刚一用力就皱着眉一屁股坐回了地上，馒头伸手想摸摸他的腿，被他挡开了：“别碰，疼。”

“断了？”馒头声音有点儿哆嗦，大概想起了当年自己被踹坏的腿。

“不知道。”项西咬牙攀着馒头的肩站了起来，腿在短短这点儿时间里已经感觉到了肿胀，没骨折才见鬼了。

馒头搀着他往屋里走，经过平叔身边的时候小声说了一句：“平叔，这得去……医院看看。”

“折了？”平叔看了项西一眼。

“大概吧。”项西说。

“是吗，”平叔笑了笑，“正好，过年了呢，干点儿力所能及的活儿吧。”

项西没再说话，他知道平叔的意思，明面上帮他，其实二盘揍他，平叔挺愉快的，现在骨折了也正好。

算惩罚吧，自己最近大概让平叔气不太顺。

入冬之后骨科的病人多了不少，大多是各种骨折，踩了冰滑倒折了腿的，踩了冰滑倒用手撑地折了手腕的……住院部和门诊都忙，程博衍今天在门诊忙得一直没停，急诊还送了好几个摔伤的过来。

又没能按时下班，给来复诊的最后一个病人检查完，他靠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琢磨着晚饭去吃点儿什么好，不过脑子里立马回荡起了老妈的声音。

晚饭怎么吃才健康……老妈营养课堂开讲了……

急诊那边有人在喊，声音挺大，程博衍停下脚步往那边看了一眼。

急诊里有这种声音不奇怪，不过他还是转身走了过去，上周急诊来了个喝多了脸着地顺着台阶一路扬长而去摔得一脸血的哥们，非抓着医生要给盖个戳，扬着手就往人脸上拍，说是盖完凭戳去月球单程游。

喊的动静跟这会儿的差不多。

走过去之后程博衍看出来不是喝多了的，急诊门口的椅子上低头坐着个人，三个人围在他身边嚷嚷着。

“是你要来医院的吧，我们跟你来了。”一个一脸匪气的年轻人指着一个男人喊着，“现在医生说了是骨折，你还有什么说的！赶紧的！拿钱！”

“我说了不给钱吗？！”男人也吼着，“骨折是骨折了，我知道折成什么样了啊，你要多少我就给多少吗？！”

“你车开那么快，那儿限速 20 你知道吗，你这一脚油门踩下去要没 60 月亮都吓掉下来了！”另一个看着没多大年纪的男孩在一边说。

“大夫！”这男孩说完又往急诊门那边走了两步，“大夫，您过来再看看，这腿折到多少钱的了？”

瘸腿？程博衍盯着他的腿看了几眼。